



并肩前进

武兆堤 著
尹一青
纪叶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期
电影文学剧本

并肩前进

(根据李准小说“冰化雪消”改编)

武兆堤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8·北京

内 容 說 明

这个电影剧本是根据李准的小说“冰化雪消”改编的，它描写了农业合作化初期，在同一个乡里的两个农业社的一些干部互相猜忌，影响了团结；以后由于先进社的干部克服了自高自大的思想，并帮助落后社克服困难，因而带动了落后社共同前进。

剧中的红旗农业社社长、党支部書記郑德明，是一个眼光远大、胸怀磊落，在经营管理上坚持正确路线的先进人物；而曙光农业社的社长魏虎头却是一个思想偏狭、眼光短浅，几乎在前进的道路上摔了一交的人。剧本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的刻画，表达了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必须团结互助的主题思想。

并 肩 前 进

武兆堤

尹一青 編剧

紀 叶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1\frac{1}{2}$ · 字数 44,000

1958年8月第1版

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600册 定价 (7) 0.15 元

統一書号: 10061·92

在丰饒的田园背景上，显出“一九五三年”的字幕。

字幕隐去。

藍澄澄的天空，飄着朵朵白云，远处，有綠郁郁的山巒，山下是一片廣闊的麦海。

微风拂过，麦田掀起一道一道波浪，粗大的麦穗搖摆着，发出沙沙的輕微响聲。

农民們，男女老少，有戴草帽的，有罩头巾的，有脫光膀子的，有穿短衫的，星星棋布地散在田野里，舞动鋤头劳动着。

田野里充滿一片夏季丰收前的景象，欢悅愉快的歌声由远而近地唱起来：

高山上起风平川里涼，
山前有个郑家乡，
郑家乡，好地方，
麦田肥，庄稼旺，
滿山生黄金，
珠宝遍地长，
河水滾滾流，
良田千万垧，
好一个美丽的郑家乡哟，
好一个美丽的郑家乡！

歌声中，一片一片麦田，一块一块茁壯的秋庄稼地，一群一群劳动的青年，从镜头前掠过。歌声繼續着：

前山里天阴后山里晴，
郑家乡的青年爱劳动，

合作社，組織起，
生產隊，多有勁，
大家一條心，
並肩向前進，
汗水流的多，
幸福播下種，
勞動創造好光景，
勞動創造好光景！

啊——

美麗的鄭家鄉，
富饒的鄭家鄉，
無論誰到這地方，
定會愛上我們的鄭家鄉，
一定會愛這個鄭家鄉！

歌聲中，一個名叫秀芝的年輕姑娘，高興地用手巾擦着汗；一個名叫小松的壯實青年，拄着鋤頭用草帽攔風；一個名叫劉麥開的紅旗農業社副社長，愉快地望着田野；一張一張喜悅的臉……

歌聲畢，田野里揚起陣陣歡笑聲。

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河從麥田旁邊流過，河堤下面是道路。一個通信員模樣的伙子，蹬着自行車，車上掛着一個鼓鼓囊囊的郵袋，飛快地跑來。

他的自行車慢下來，眼光向田野里張望着，忽然，他向田野里大聲叫着：“小松！小松！”

小松有二十來歲，長得結實健壯，粗眉大眼，他正在鋤地，聽到有人喊叫，便直起腰來，應了一聲：“哎——”

遠遠地，通信員叫喊着：“副鄉長在哪兒？”

“什麼？”小松沒有聽清，反問了一句。

通信員：“你爸爸在哪兒？”

小松大声回答着：“在乡政府！”

通信員向他摆了摆手，蹬快了車子，順着河边的道路向村子里跑去。远远地，看到一个大庄子，庄子外面长着高大的楊柳樹。

二

一块写着“郑家乡人民政府”的木牌子，挂在一个大門旁。

大門里走出两个人。一个名叫魏虎头，他是曙光农业社社长兼副乡长，有四十七、八岁，中等身材，身穿普通的农民衣着，戴一頂有帽沿的便帽，紫紅色的臉膛，微皺的浓眉，一对閃着严光逼人的眼睛，几条刀刻似的皺紋，橫在寬大的額头上，使人觉得他有一种剛强耿直的性情；另一个名叫刘二兴，是曙光农业社的副社长，他有四十岁左右，瘦瘦的身材，尖小的脑袋，穿一件白褂子。

魏虎头手里拿着一把烏黑的大鉄鎖，一边向外走，一边对刘二兴說：“二兴，快去快回呀，早点买来車和牲口，就能早一天賺錢！”他說着回身关了乡政府的大門，用鉄鎖把門鎖了起来，扭头又对刘二兴說：“哎，牲口和大車可都要硬棒点的，別买了不頂用。”

刘二兴說：“你放心，咱們社是新社，比不得人家紅旗社底子厚，咱們只有跑車拉运输，才能賺錢，搞庄稼活咱們竟不过人家，咱們牲口和大車差了还行！”

魏虎头点着头，二人正欲走，車子鈴响了一下，通信員騎着自行車敏捷地停在乡政府門口，不等下車，一脚蹬在石阶上，就掏出一封信伸到魏虎头面前說：“副乡长，这是区上給你的信，紅旗社社长还捎了个口信，說他开会不能回来，請你照料一下各区来参观的人。”

魏虎头拆开信看着。刘二兴也轉身停下来，想知道一下信的内容。

通信員說：“沒什么事我就走啦！”

魏虎头沒有答理，通信員又蹬着車子向村外跑去。

魏虎头看着信，他的臉上漸漸地浮上一股不滿的表情，两条浓眉棒成一条线。

刘二兴看着魏虎头問道：“什么事呀，社长？”

“你看看！”魏虎头把信交給刘二兴。

刘二兴看信。

魏虎头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悶着气蹲在大門旁的一块石头上。

小松默默地看着魏虎头。

刘二兴不滿地拍着信說：“怎么？各区劳模們来參觀他們紅旗社，要咱們乡里大家招待？”

“哼！尽他們出风头。”魏虎头停了一下翻起眼來說：“二兴，你說咱們社能不能赶上他們？”

“咱們不是早計劃好啦？”刘二兴說：“咱們已經抽出劳力去燒磚窑，再买些牲口和大車，組織好去搞運輸，不要多久，保險比他們賺錢。”

“可是郑德明就批評咱們社的路不对，我就不服这口气！”

“他們是眼紅，怕咱們赶上他們，他們老社的架子就摆不成啦。”刘二兴說。

魏虎头滿腹牢騷的說：“哼，我和他郑德明是过去一块鬧反霸、鬧土改滾过来的，只因为他早办了两年农业社，就今天到县里开会，明天有人来參觀，他們社的人出气都想吹倒別人，哼，由他們出风头吧。我不給他們提下水壺！”

停了一下，刘二兴說：“我走啦！”

魏虎头“嗯”了一声，刘二兴走去。

魏虎头也站起来，憤憤然地走去。

三

一所整潔寬大的院落，大門外挂的木牌子写着“紅旗农业合作

社”。

院子里，红旗社副社长刘麦闹满脸高兴地在布置工作，他有三十多岁，风尘满面，精明干练，他旁边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社员李森，和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田头，李森是活泼俏皮的青年，老田头是敦厚的老农民。另外还有一些男女社员在院里忙碌着清扫院子。

刘麦闹说：“李森，快去叫几个人来，把咱们社的牲口都刷洗干净，拴到外面！”

李森答应着跑去。

刘麦闹又对老田头说：“老田头，把大车也摆出来，还有，新式步犁，奖旗都摆出来！还有幻灯机、汽灯、喷雾器……”

老田头说：“这些别太张罗了吧，社长的信上叫好好介绍经验的呀！”

刘麦闹反对地说：“这些东西不叫人家看，还参观什么！”

老田头只得按着他的吩咐去做。

有人提着几面奖旗走来。

刘麦闹忙指挥着说：“奖旗，由这往东，挂在房檐底下，摆整齐！”

提奖旗的社员照他的话，走到房檐下挂奖旗。

老田头和几个社员扛出新式步犁，大家都兴奋地忙碌着，刘麦闹也帮着众人摆步犁。

这时，一个年轻姑娘从大门外走来，她就是我们在歌声中介绍过的那个名叫秀芝的姑娘，她有二十来岁，俊秀的面孔，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，在那长长的睫毛下，闪烁着青春的光彩，身材匀称丰满而健壮，梳着两条大辮子，穿着花格子上衣，蓝裤子，她是红旗社社长郑德明的女儿。

她见大家都忙碌着，便走到刘麦闹跟前帮他抬步犁。

李森牵着牲口拴在马棚旁边，手拿刷子刷着马背。

刘麦闹对秀芝说：“秀芝，快去告诉咱社的闺女媳妇们都把新

衣裳换上！”

秀芝惊异地睜大眼睛問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李森扭过头喊道：“劳模們要来參觀，还許要你介紹妇女生产的經驗哩，人家要知道你是咱們郑德明社长的女兒，穿戴这么旧，还不笑話？”

秀芝笑着說：“我不換，你是胡說，人家才不会笑話哩！”

刘麦闊对他們說：“快点收拾吧，一会还要欢迎人家呢。”

众人又忙起来。

四

村口外，紅旗社的男女社員們拥在村口，鼓掌欢迎。

一个区干部領着一群劳模們走来。刘麦闊穿着新白衫，滿面春风地迎上去和劳模們握手，另外几个社干部和胜利社社长刘木三、互助組长刘經書等也和參觀的人握手。

陪同劳模們来的区干部指着刘麦闊向劳模們介紹說：“这是紅旗社副社长。”他又指着刘木三和刘經書說：“这是胜利社社长，这是互助組长，他們乡里有好几个社呢，”区干部又回头看了看說：“怎么沒有曙光社的人？去叫一下你們副乡长老魏吧。”

刘麦闊說：“參觀庄稼和介紹經驗都准备好了，我們几个都是乡委員，是不是还要叫他？”

“叫叫他吧！”区干部說。

“好吧！”刘麦闊回头对社員們說：“誰去叫魏虎头一下？”

李森扭头看了一下站在旁边的秀芝，玩笑地說：“秀芝去叫吧，秀芝面子大。”

众人笑起来。

秀芝漲紅了臉，故意撇着嘴說：“叫我去我就去！”

李森說：“快去吧，不过小心点，魏虎头正想讓兒媳过門哩！”

“反正早晚也是魏家的人。”有人又說了一句。

人們又一陣哄笑。

秀芝狠狠地搗了李森一拳，轉身飛跑而去。

“請進村休息吧。”劉麥鬧說。

區干部說：“先抓緊時間參觀你們的麥田吧。”

人們便動身向田野走去。

五

魏虎頭家。這是一座普通的農家院落，整齊干淨。門旁牆外有一棵老榆樹，枝葉茂密的象一把大型的雨傘，樹陰下靠牆處有一盤碾米用的小磨。小松正蹲在那里修理一張犁鏵。

秀芝跑進院來說：“小松，勞模們來了，你怎麼不去呢？”

小松擺了擺手，指了指屋里，輕聲說：“生氣呢，不讓我去。”

秀芝想了想，走前幾步，向屋里大聲喊道：“虎頭叔叔。”

魏虎頭臉色陰沉地，披著衣服走出屋來。

秀芝說：“叔叔，勞模們來了，請你去吧！”

魏虎頭沉吟了一下說：“有麥鬧領著參觀算了，我不去了！”

秀芝：“叔叔，我爸爸不在家，鄉里又沒有別的人，你怎麼能不去呢？”

小松也幫著秀芝說：“爸爸，你該去照顧一下！”

“去吧，叔叔。”秀芝催促著說。

魏虎頭沉思著，皺了一下眉頭，勉強地說：“好吧！”他說著穿上衣服袖子，低頭走出門去。

小松見魏虎頭走出門，便走近秀芝輕聲說：“秀芝，我爸爸對你們社有意見？”

“意見！”秀芝驚异地說。

小松說：“他說你們大社欺負我們小社，還不滿意你爸爸批評過他，哼，我爸爸的思想就是不對。”

“咱們兩個社這種架勢可不行！”秀芝說。

小松說：“我媽還就心咱們兩個的事哩！”

“這有什麼可就心的。”秀芝說：“我走啦，你去不去？”

小松想了一下說：“去！”

二人一同跑出了大門。

六

晴朗的天空，廣闊丰饒的田野，大片大片的麥田閃着金光。

紅旗社的麥地旁，插着“紅旗社丰產地”的牌子，勞模們正在參觀，社員們也跟在後邊。魏虎頭站在人群後面不吭聲，秀芝和小松也跑來。

麥田，將要成熟的麥穗在微風中搖曳着，勞模們有的抓住麥穗心愛地稱贊着：“好麥子啊！”有的揉開麥穗欣賞着飽滿肥大的麥粒。

劉麥鬧看着別人稱贊，便眉飛色舞地說：“這就是新品種麥子，我們这一块有六十畝，春天是用雙鐮犁犁過兩遍，比別的社又深又好，保證增產。”他哈哈地笑着說：“勞模們都是內行，大家估計一下每畝能收多少。”

劉木三不滿地瞅了劉麥鬧一眼，蹲在一邊，劉經書也向一邊走去。

勞模們紛紛議論起來：有的說：“每畝能收八斗。”

有的說：“不止，能收一石。”

有的說：“我看准能收一石二！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着，評比着，贊不絕口。劉麥鬧听了這些話，乐的不得了，他使勁抿緊嘴，不好意思笑出來。

魏虎頭瞅了他一眼，轉過身去望着一邊。

只有站在一邊的秀芝注意到了魏虎頭的神情。

人們又繼續往前走著。

剛走到另一塊麥地邊，劉麥鬧返身停住腳步，大家也跟着停下來。

這塊麥子長的不太好，黃簇簇的麥子顯得沒精打采。

劉麥鬧指着這塊地輕蔑地說：“看，這也是一塊麥子，我們是

一齐种的，土質一样，可是……你們看能打多少？”

有的說：“最多能打七、八斗。”

有的說：“是差远了。”

有的說：“这是單干戶的吧？”

秀芝急忙挤前來說：“麦闊哥，虎头叔在后面哩！”

魏虎头听見人們說的正是他社里的麦地。唰的一下沉下臉来，紧皺双眉，一股怒火燒上眉梢，他压制着忿怒轉过身去。

这时，李森从人群里鑽了出来，指手划脚的說：“这不是單干戶的地，这是曙光农业社的。看，麦穗长的象老鼠尾巴，还吹着和我們比賽哩！”

人們並沒有回答，却突然呈現了一陣奇怪的沉默。

刘麦闊沒有說話，眼光躲开望着別处。秀芝狠狠地瞪了李森一眼，想要罵他几句，又不好罵出来。

听到这些話，魏虎头臉色愈发难看了，一股怒气象烈火一样冲上来，他覺得腦子象发脹了一样，就咬着牙扭轉身子，順着庄稼棵，踉踉跄跄地离开了人群。一路上，好象麦穗也在譏笑他，他用力的撥开它們，怒冲冲地走出庄稼地。

七

村子街道上，刘麦闊領着劳模們走进村。时已正午，參觀的人們个个口干舌焦，用手巾拭着臉上的汗水。

刘麦闊边走边說：“請大家到乡政府休息休息，喝喝水，然后再參觀我們的俱乐部，牲口棚，托兒所……”

他們走到了乡政府門口，刘麦闊滿心高兴地跑前去開門，可是，当他走到乡政府的門前一看，大門上吊着一把大鉄鎖，大門緊緊地關閉着。

刘麦闊发火地說：“怎么搞的！李森，你去找魏虎头把鑰匙拿来！”

“好！”李森应声跑去。小松也跑去。

“大家先在树蔭下休息一下吧。”区干部說了一句。

众人散开蹲在树下休息。

“真热呵。”有的人說。

刘麦鬧望望众人，露出尷尬之色，停了一下，他对区干部說：“稍等一下，我也去找找魏虎头。”他說着，轉身跑去。

刘麦鬧滿头大汗，急急忙忙跑进魏虎头家院里，大声叫着：“虎头！虎头！”

魏虎头的老婆魏大娘从屋內出来說：“他没回来，什么事呵？大兄弟。”

刘麦鬧顧不得回話，調头就走。

魏大娘望着他的背影說：“什么事这么急！”

曙光社办公室門前，門上挂着“曙光农业社”的牌子。

刘麦鬧跑进院来，正遇上曙光社的生产队长郑石头从办公室出来。郑石头有四十岁左右，看上去渾身是劲，一个好庄稼人。

刘麦鬧抓住他就說：“石头，你們社长哪儿去啦？”

郑石头說：“不知道，他没有到社里来。”

“真操蛋！”刘麦鬧急的罵了一句，又轉身跑去。

劳模們仍在乡政府門前的树下蹲着。

刘麦鬧气喘喘地跑来，对区干部說：“真糟糕，找不到他，这怎么办吧，大家先到我們社去休息，我叫他們燒开水，順便就參觀牲口和农具啦。”

区干部輕声地責备着說：“你們怎么沒有准备一下，这可不好啊！”

刘麦鬧窘住了，一时无言可答。

有的劳模走过来对区干部說：“我看不休息了，主要的地里庄稼已經參觀过了，別的以后再看吧，我們想急着回去呢。”

劳模們都說：“是呵，我們也都忙哪！”

“好吧。”區干部說。

大家都紛紛站起來，和劉麥鬧打着招呼，道着謝，向村外走去。

鄉政府門口，頓時冷清起來，只有劉麥鬧一個人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他望着鄉政府的大門。兩只眼睛冒着怒火，胸脯急促地起伏着。

八

在一塊玉米地里，魏虎頭一個人在鋤地，從背影看去，他在專心一意地揮動鋤頭，有節奏地勞動着。

遠處有人收工回家，魏虎頭什麼也不理會，氣呼呼地用力鋤着地。他是有氣沒地方發，只好把勁使在鋤頭上。

這時，小松領着李森從村里跑來。

李森氣喘吁吁的跑到地邊說：“唉呀，虎頭叔，你怎麼把鄉政府的門鎖上了呢？”說着滿臉流露出不滿的神色。

魏虎頭只顧干自己的活，沒有吭聲，也沒有答理他。

李森更有些急了，粗聲粗氣地說：“虎頭叔，把鑰匙給我！”

魏虎頭把鋤頭往地下一柱，怒氣沖沖地直起身來說：“干什么！”

李森見他發了火，一時答不上話來。

小松忍不住說：“爸爸，你這是給誰治氣呢。”

魏虎頭厲聲說：“用不着你管，我告訴你，你今後不准再往紅旗社跑！”他把火氣發在兒子身上。

李森不高興地說：“紅旗社怎麼啦！我們社長不在家，你這個副鄉長就該負責，為什麼參觀的來了，你們不燒開水？又把門鎖起來，你們私心太大啦？”

魏虎頭滿肚子的气發作起來，他提着鋤頭一步跳過來，指着李森怒吼道：“你仗着誰的勢力這麼說話？告訴你，以後我們曙光社

和你們紅旗社斷絕關係！”

九

一个拳头猛力地击到桌面上。“断就断，你魏虎头有什么了不起？存心讓我們社丟人！”这是刘麦鬧在紅旗社办公室里大发雷霆，旁边站着气呼呼的李森。

秀芝和老田头几个人也在一边站着。

李森想起了一笔賬說：“他們建社的时候，借了咱們一百根樣子，還沒有还呢，那能算断嗎？”

“对，李森，明天跟他要，就說咱們要用！”刘麦鬧說着，想借此解解自己的悶气。

老田头說：“这不好吧，麦鬧？”

刘麦鬧說：“有什么不好，他要跟咱們鬧气嘛！”

秀芝对刘麦鬧說：“依我看，你就不对，你就不應該說人家的庄稼坏！”

“明明他們的庄稼不好，你叫我瞪着眼睛瞎說嗎？”刘麦鬧不服气地說。

秀芝說：“可是你不能瞧不起人家呀！”

刘麦鬧生气地說：“秀芝，你現在還沒过門，說这話还早，你現在还是紅旗社的人，胳膊肘該往里弯呀！”

秀芝也生气地說：“紅旗社的人也不能不講理呀！你这样和人家的鬧气，我爸爸开会回来，你怎么給他交待！”

刘麦鬧生气地蹲在橈子上，不說話了。在他背后的墙上，挂着一面獎旗，獎旗上写着“坚持农业合作化的方針”几个字。

—〇

田間道路上，郑德明从县里开会回来了。

郑德明——紅旗社社長，乡长兼支部書記，他五十多岁，背有点駝，深深的皺紋布滿在他的額头和眼角，頭髮斑白，留着稀疏的

胡子，看上去显得有些苍老，只有那一双明亮而有神的眼睛。他敦厚纯朴的性情和满心的热情。他因为是从县里开会回来，且穿的很整齐，胸前挂着几枚闪闪发亮的奖章，左腋下挟着一个小布包。

他沿着路一边急急地走着，一边不住地察看地里的庄稼。

地里的庄稼，一片片麦子在太阳下闪着金光，秋庄稼长得葱绿茁壮。

郑德明望着庄稼，高兴地眯起眼睛，急急地走着。

“老社长回来啦！”正在地里锄草的红旗社社员们，直起腰来向他打招呼。

郑德明扬了扬手说：“你们好，小伙子们，干吧！”

社员们弯下腰劳动着。

郑德明继续向前走。

在一块地里，曙光社生产队长郑石头正在和几个社员犁地。

郑德明走到地边停下来问道：“石头，这是拔了大麦的地吗？种什么呢？”

郑石头眼也不看地说：“种蕎麦！”

郑德明说：“石头，赶快和你们社里说说，买双铧犁吧！用双铧犁一晌午足能犁五亩多。”

郑石头冷冷地说：“我们曙光社穷呵，比不得你们老社有钱！”他说着“噠！噠！”地赶着牲口，逦直朝地头犁去。

郑德明疑惑地望了望他，匆匆转身向村里走去。

——

村里街道上，在曙光社门口，停着一辆崭新的胶轮大车，小松和社员们正牵着两匹牲口在套车，魏虎头和刘二兴在一边看着。

刘二兴高兴地对魏虎头说：“这下拉运输，就更有本钱了，这车和牲口都不错！”

“就是价钱太贵！”魏虎头说。

刘二兴說：“不要緊。搞几趟運輸就賺回來啦。”

社員們套着車，欣賞着新買來的車和牲口。

魏虎頭和刘二兴也蹲下來檢查車輪。

在不遠的街口上，紅旗社的李森和兩個社員套着兩輛大車，車上坐着幾個社員和一群小孩子，嶄新的大車，壯實高大的牲口。

李森望着前面說：“哼，你們看，曙光社剛買了個小馬，活象個蠅蚱還在那里夸富哩！”

一個社員說：“李森，套好車，把牲口趕快一點！讓他們瞧瞧咱們的！”

“那當然。”李森說着，手執皮鞭跳上大車坐在車前，叭——的一聲鞭子响，大車向前跑去。

曙光社門口，人們還在圍看着新買來的車。忽然“叭”的一聲鞭子响，眾人扭頭看去，魏虎頭和刘二兴也直起身來。

李森趕着大車飛馳而來，他得意地揚着鞭子，喊說：“借光，借光，小心碰着！”

曙光社的社員們忙拉住自己的牲口讓開路。

可是李森把車趕到曙光社門口，“吁——吁——”的叫了兩聲，猛然拉住韁繩，停住車，回頭对魏虎頭說：“副鄉長，我們社要修馬棚，你們借我們那一百根椽，想法還吧！”

魏虎頭一听，明知故意和他為難，气得混身直哆嗦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李森不等回話，揚起手，又是“叭”的一聲鞭子响，兩輛大車飛速地從人群中馳過，車上的一群小孩子嘻嘻哈哈地笑着。車后揚起了迷人眼睛的灰塵。

魏虎頭眼睜的圓圓的，气狠狠地瞪着李森的背影。

刘二兴罵了一句：“什麼玩意兒！”

停了一下，魏虎頭左右看了看，对社員們喊道：“立成，小